

明朝的皇帝

建文帝之谜

夺门之变

成化畸恋

江南代北一游龙

紫极仙翁
万历搜秘
没有年号的皇帝
奉圣夫人

讲古堂



高阳 著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明朝的皇帝

讲古堂



高阳著

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·桂林·

©学生书局

本书通过远流集团安排由学生书局授权，
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：20 - 2005 - 134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明朝的皇帝/高阳著. —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
2006.1

(讲古堂)

ISBN 7 - 5633 - 5754 - 8

I . 明… II . 高… III . 历史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 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23718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:541004)
网址:www.bbtpress.com

出版人:肖启明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010 - 64284815

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(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北路东段 邮政编码:276017)

开本:690mm × 960mm 1/16

印张:29.5 字数:343 千字

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0 001 ~ 8 000 定价:36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(电话:0539 - 2925659)

目 录

第一章 建文帝之谜 1

独特的封建制度/明太祖初立皇储/太子标不幸病逝/立允炆为皇太孙/建文帝裁剪诸王/燕王在北平装疯/靖难军待命讨逆/建文帝出师不利/铁铉坚守济南/东昌之役燕王大败/燕师进驻大名府/建文帝派员征兵/两度议和均未成/金川门开城投降/建文帝引火自焚(?)/明成祖大索“奸臣”/方孝孺临危不屈/成祖灭方氏十族/卓敬被诛五族/成祖天性好杀/传建文帝出家遁走/郑和赴海外查访/许多神秘传说/“补锅匠”的故事/《致身录》如斯云云/建文帝出亡传闻/老和尚突然自首/清修《明史》的争议

第二章 夺门之变 31

宣德年间民生乐业/委任股肱四海大治/太监王振擅作威福/禁宦官干政的铁碑/蒙古部落骚扰边境/“土木之变”的缘起/英宗亲征仓促就道/五十万大军深入漠北/班师回京中途遇伏/朱勇敢阵亡全军尽没/掘地二丈不能见泉/王振为樊忠捶死/英宗盘膝束手待擒/八骏细软去赎皇帝/王振之侄王山被处死/郕王摄政辅佐太子/也先挟英宗到大同/于谦坚拒也先诱和/石亨迎击也先败走/脱脱不花遣使修好/也先献妹英宗谢拒/大同之役郭登破敌/袁彬设计诱杀喜宁/瓦剌遣使中朝议和/李实自请前往敌



菅/李实等谒上皇于敌营/也先派员催促议和/杨善奉派出使报聘/杨善见也先侃侃而谈/英宗的特殊魔力/贤德的孝庄皇后/一轿二马迎上皇/千户投书论迎上皇礼/上皇遣使诏谕避位/全寅为上皇卜筮/上皇形同“圈禁高墙”/景帝命将守备南城/景帝为易储赐金大臣/土官黄竑迎合上意/景帝重新废立皇储/太监阮浪、王尧被杀/卢忠装疯得以避祸/喜怒无常自营寿陵/景帝抱病宿斋宫/太监兴安示意建储/石亨与众密谋复辟/孙太后认可复辟/徐有贞升屋览乾象/率众毁墙进入南城/上皇夺门宣谕复位/郕王妃挟私蓄出宫/于谦、王文被逮审问/英宗初不忍杀于谦/景帝赐物封存不用/孙太后嗟悼于谦/陈循等充军辽东/徐有贞进位大学士/徐有贞遣戍到云南/杨善封伯勉获善终/石亨无人臣之礼/李贤论夺门之非/石亨之侄石彪下狱/想以大同为根据地/石彪抄家搜出龙衣/石亨在狱中瘐死/曹钦计划拥兵入宫/曹钦造反先杀逮果/曹钦在朝房杀大臣/孙镗赴太平侯家求援/恭顺侯吴瑾力战阵亡/曹钦自招灭门祸/重用锦衣卫终于亡明/英宗施行严刑峻法/杨埙为袁彬讼冤/英宗为胡太后复号/建庶人被幽五五年/妃嫔殉葬先令自缢/英宗遗命永废殉葬/善用李贤剪除巨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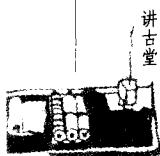
第三章 成化畸恋 117

宫女万氏保护太子/万贵妃得子但早夭/没官妇女奉旨释放/争丧仪百官跪哭/宪宗畏惮万贵妃/女官纪氏典守内藏/初承雨露居然怀孕/宪宗自叹老而无子/皇三子育于太后宫中/汪直掌管御马监/商辂历数汪直罪状/怀恩传旨诘责宰相/西厂横行由罢而复/万通进奇技淫巧之物/宪宗生来患有口吃/刘珝为宪宗进讲/刘鋗八岁做中书舍人/甚多僧道当“传奉官”/汪直奉旨在辽东巡边/陈钺掩杀建州卫女真族/马文升让功不争/汪直征调大军往辽东/巡边邀功谎报大捷/汪直与王越留在大同/宪宗手敕

罢黜刘珝/刘珝家居仍食官米/李孜省利用扶乩捣鬼/李孜省权势过宰相/汪直失势凄凉万状/皇帝中旨不合法/状元居然也有假的/保国公发兵盖私第/天象示警地震迭生/宪宗病笃太子摄政/孝宗即位秉性仁厚/追回万家奉赐珍物/奉旨查访纪太后家族/为纪太后父母立祠/发现万安所进春方/玄武湖成了禁地/旧阁中刘吉独留/孝宗暗示刘吉辞官/弘治初年人才鼎盛/邱濬与王恕作对/王恕九十岁啖食如常/李广因畏惧而自杀/孝宗曲庇外戚贪暴/孝宗开经筵赐宴讲官/李东阳、程敏政主考/程敏政勒令致仕/王阳明之父为孝宗进讲/孝宗命中官赐食王华/中书省奉旨修律令/皇帝为病因治疗/弘治中纂修《大明会典》/朱骥行刑用小杖/孝宗召大臣受顾命

第四章 江南代北一游龙 177

刘瑾自官为太监/明孝宗英年崩逝/刘瑾导正德帝微行/焦芳涂抹长官批示/阁臣与阉党勾结/六部九卿劾阉党/“八虎”夜谒武宗乞怜/刘瑾入掌司礼监/刘健与谢迁致仕/玩阁臣于股掌之上/张彩公然夺人美妾/刘瑾乐得独断独行/武宗扮演商贾为戏/兴建豹房宴乐其中/刘瑾颇喜沽名钓誉/丈田责逋搜刮惨毒/张永在御前怒击刘瑾/众口一词请下诏诛瑾/禁兵夜出逮捕刘瑾/张彩建议授幼而立/焦芳父子竟得善终/大盗入豹房窥帝蹠鞠/流寇计划犯跸劫驾/马贼变而为水寇/狼山大捷官军凯旋/武宗在禁中设内教场/江彬助武宗捕虎/张钦闭关拒帝命/武宗微服出德胜门/不乐为帝自封军门/圣驾所至如遭大难/梁储泣谏不奉乱命/大批官员被罚跪/廷臣百余人受杖辱/宸濠谋反急报到京/宁王复护卫为导火线/宸濠派人假扮强盗/与门下客密谋不轨/唐伯虎进入牢笼/唐伯虎装疯求脱身/侦破臧贤家的复壁/崔元奉旨戒饬宸濠/巡抚孙燧在王府被缚/副使许逵同时就义/王阳明当机立断/事功为学术所掩/王阳明巡抚南赣/



练乡兵剿抚兼用/王阳明由南昌赴闽/王阳明易舟而遁/在文天祥祠堂祭孙燧/大集义师于樟树镇/伍文定率师攻南昌/出南昌迎击宸濠/武宗预备亲驾南征/鄱阳湖大破宸濠/宸濠被擒托厚葬娄妃/武宗亲迎刘美人/官员望舟遥拜圣寿/几百里不准畜猪/王阳明将宸濠交张永/锦衣千户拒纳程仪五两/王阳明较射三箭中鹄/张忠等私议应早班师/武宗幸杨一清第/武宗垂钓时落水/武宗在正阳门阅俘/江彬籍没金银无数

第五章 紫极仙翁 251

兴献王世子入承大统/兴献王妃不肯进京/邵太后喜孙为帝/张璁被调任南官/杨廷和因争礼仪去职/张璁逃到武定侯家/张璁、桂萼入翰林/百官在宫门跪哭/为兴献帝兴建“世庙”/何渊请祀兴献帝于太庙/观德殿拆卸迁建/兴献后由世宗陪侍谒太庙/世宗亲为张璁改名/丰坊宫门上书争礼仪/世宗召见邵元节/世宗毁除禁中佛寺/世宗多病时或不能视朝/张天师住宅起火/邵元节独邀隆恩/嘉靖十五年后皇子叠生/世宗想静摄一二年/各方献瑞物者纷至沓来/杨金英深夜进寝殿弑帝/主谋者为王宁嫔/世宗对弑案并未深究/夜半命词臣撰青词/郭勋骄慢无人臣礼/郭勋死于镇抚司狱/严嵩与夏言斗法/严嵩入阁大权独揽/严嵩宴请夏言久候不至/陆炳的来龙去脉/“复套”之议反复无常/锦衣卫奉旨追捕夏言/夏言曾上疏申冤/俺答曾进犯京师/徐阶开始为世宗赏识/仇鸾的部下易服抢劫/兵部尚书成民间怨府/三堂会审丁汝夔/丁、杨二人“弃市”/严嵩被摒于宫门外/俺答以下马索上值/仇鸾的印信被追回/杨继盛严劾严嵩/杨继盛夫人伏阙上书/杨继盛刑伤自疗/杨继盛就义观者涕泣/杨继盛故宅改松筠庵/杨继盛身后享大名/赵文华献媚获咎/赵文华向严嵩痛哭乞怜/世宗有逃避现实倾向/蓝道行会得扶乩/陆炳本性不坏/严嵩父子计杀沈链/严家父子经营巨宅/严嵩以

御札交世蕃处理/世宗向乩仙问政/得知严嵩恩眷已衰/严嵩接到严谴惊恐莫名/严世蕃充军中途逃回/严世蕃恶贯满盈/林润严劾严世蕃/严世蕃自称天下之才/徐阶拟疏闭户写本/严世蕃写遗书不能成一字/严世蕃既死又抄家/严嵩老无所归寄食墓舍/太监献“天降”的桃子于世宗/世宗衰病仍力疾从公/海瑞草疏直谏世宗/世宗掷海瑞原疏于地/世宗崩前遗诏释海瑞/帝王家是非难明

第六章 万历搜秘 331

幼帝不读书太后令长跪/冯保宣旨逐首辅高拱/张居正死后抄家/养士厚薄不同之报/神宗失言向母长跪赔罪/神宗携皇长子与辅臣见面/神宗手诏王锡爵问大计/并封之议廷臣大哗/王锡爵痛悔失算/册立常洛为太子/各处矿监无恶不作/神宗震怒几乎手刃田义/停止矿税旋复食言/顾宪成讲学东林书院/周延儒拜相要听东林意旨/福王一再延误就藩/郑贵妃为福王争田庄/请淮盐一千三百引/福王运淮盐与民争利/福王终于赴河南就国/福王最后被流寇杀死/洪承畴调蓟辽备边/酒后大言弄巧成拙/李自成攻陷洛阳/流寇大散福王资财/“梃击案”的经过/王之寔讯问张差/外戚郑国泰主谋/十三司郎中会审/奸逆有所畏惮顾忌/逆谋牵涉郑贵妃/郑贵妃求援于太子/太子为庞保、刘成缓颊/神宗三年三次加赋/神宗病中召见大臣/光宗即位发帑犒边/遵遗诏尽罢敝政/传说神宗/神宗葬定陵费银八百万

第七章 没有年号的皇帝 373

神宗崩逝光宗即位/光宗要封郑贵妃为皇太后/光宗在美人包围之下/崔文升配药进奉光宗/杨涟催促郑贵妃移宫/光宗驱逐崔文升/杜郑贵妃封妃之请/李选侍当帏而立/李选侍迫皇长子进言/光宗于清晨逝世/刘一燝查问皇长子下落/李选侍派人追



皇长子/左光斗唾责杨涟误大事/李选侍怒不可遏/李选侍遣人召嗣君被拒/大臣逼李选侍迁宫/李选侍移出乾清宫/杨涟操心须发尽白/魏朝与客氏配成“对食”

第八章 奉圣夫人 393

万历末年有道士歌于市/魏忠贤与魏朝争客氏/客魏阴谋得遂/客氏住咸安宫仪制甚隆/王安多病不能常见熹宗/内外交谏请逐客魏/王安具疏辞掌司礼监/客魏密谋杀王安/魏忠贤教唆霍维华劾王安/王安被降罚做苦工/客氏出宫熹宗思念/熹宗性好为匠每自造屋/木匠做了皇帝令人滑稽/沈淮入阁与阉人勾结/熹宗在大内“开内操”/刘一燊坚卧不起/沈淮只好辞官归里/魏忠贤矫旨赵选侍赐死/裕妃为客、魏幽禁而死/成妃被幽禁幸未死/客氏在交泰殿监视帝后/宫女为张后捻背使其流产/投闲置卅年后复起/客、魏不容熹宗有子/刘志选上书辱及皇后/魏忠贤提拔刘志选/刘志选最后上吊自尽/东林党人正气凛然/赵南星打落水狗/东林与阉党相火拼/汪文言被逐出都/汪文言廷杖褫职/杨涟疏劾魏忠贤二十三大罪/魏忠贤修祖坟僭拟皇陵/阉党排斥正人君子/叶向高难安于位/林汝翥杖责不法太监/魏忠贤哭诉御前/许显纯用苛刑逼供/杨涟等被捕到京/许显纯改纂杨、左供词/左光斗等家人凄惨/东厂旗尉到苏州抓人被揍/颜佩韦等五人从容赴义/黄尊素的儿子就是黄梨洲/抓黄尊素的旗尉也挨了打/上苍垂怜孤忠之报/各地纷纷为魏忠贤建生祠/客氏进出宫清尘除道/熹宗曾有覆舟之事/熹宗崩逝信王入承大统/信王入宫表现沉着/客氏叩辞熹宗梓宫/魏忠贤毕命,崔呈秀自缢/曹钦程尤为无耻/石三畏无意中犯忌讳/霍维华开新运河无功/阉党结局非死即充/开馆修《三朝要典》/《三朝要典》奉旨销毁/客氏步赴浣衣局答死/客、魏的亲属都被充军/思宗即位枚卜求贤/大学士韩爌等定逆案

第一章 建文帝之谜

一、独特的封建制度

历代开国之主，多子首推明太祖朱元璋。太祖早年孤寒，亲属仅一侄一甥，起事以后，多抚养子，计有二十余人；力战经营，光复汉土，颇得其力。而太祖的亲子，亦有二十六人之多，夭折的只有两个；此在历代宫闱中，是个很优异的记录，主要是因为马皇后贤德过人，妃嫔宫人被宠有子的，无不厚待，视庶子如己出，所以多能抚养成人。

明太祖的儿子，一律取木旁单名，长子标，次子棡，三子㭎，四子棟。朱棡在弟兄中最杰出，他有一半朝鲜血统，生母是元朝的宫人，为太祖所纳，以后被封为硕妃。此是终明之世的一大秘密，甚至主修《明史》的万斯同都可能不知道，为傅斯年先生所考证明白。以后将会谈到，暂且搁下。

《廿二史札记》的作者赵翼，指出明太祖行事多仿汉高。这话虽不错，但明太祖并非亦步亦趋，事事以汉高为法。汉高身后的伦常骨肉之变，尤须避免。马皇后不是吕后，“人彘”之惨、诸吕之祸是绝不会有，但“吴楚七国之乱”则不能保其必无，因此，明太祖参酌汉、晋及元朝的成例，设计了一套独特的封建制度。

这套制度的精神，在于亲王能为帝室的屏藩，而不致谋反作乱，所以藩王只有虚荣，并无实权，但亦有例外，而就在这例外之中，把太祖的整个理想打破了。

明太祖的理想，跟秦始皇的打算有点相像，都是希望万世一系，永垂无疆。他有计划地训练一个贤德爱民的皇帝；而这位未来的贤君需要强藩保

护，所以在洪武三年，封皇二子为秦王，镇关中；皇三子为晋王，镇河东；皇四子为燕王，镇燕京。这三个地方，不但为自古成王称霸的形胜之地，而且也是国防的第一线。

那时的燕王朱棣才十一岁。成年以后，太祖聘开国名将徐达的女儿，立为燕王妃。燕王相貌奇伟，智勇有大略，深得太祖的重视。

二、明太祖初立皇储

洪武十三年，燕王二十一岁，自南京“就国”燕京，当时亦称为北平。过了两年，马皇后崩逝，已就藩的秦、晋、燕、周、楚等五王，都入京奔丧。燕王在京遇到一个人，是个和尚；这个人改变了燕王的一生及明朝的历史。

这个和尚姓姚，以后赐名广孝。姚广孝是苏州人，父亲行医。十三岁时，姚广孝出家做了和尚，法名道衍，却又拜一个名叫席应真的道士为师，学习阴阳术数。当马皇后崩后，太祖选拔高僧分侍诸王，以便归藩之后，为马皇后做佛事荐福。道衍在与选之列，跟燕王一见投契，他说：“大王如果用我，我送一顶‘白帽’与大王戴。”王字加白成“皇”；燕王领会得其中的意思，便请以道衍随侍，偕回北平。

燕王在这时便有了争夺皇位的“雄心”，而太祖却正在“制造”皇帝。早在洪武初年，他就对太子标展开了有计划的教育，先选国子监的高材生为太子伴读，读书的地点名为“大本堂”，《明史》卷一百十五记：

建大本堂，取古今图籍充其中，征四方名儒，教太子诸王，分番夜直；选才俊之士充伴读。帝时时赐宴赋诗，商榷古今，评论文字无虚日。命诸儒作《钟山龙蟠赋》，置酒欢甚；自作《时雪赋》赐东宫官。

这样，到了洪武十年，太子已经二十三岁，学业已成，太祖进一步命他见习政事。

十年令：自今政事并启太子处分，然后奏闻。谕曰：自古创业之君，历涉勤劳，达人情，周物理，故处事咸当。守成之君，生长富贵，

若非平昔练达，少有不谬者。故吾特命尔日临群臣，听断诸司启事，以练习国政。唯仁不失于疏暴；唯明不惑于邪佞；唯勤不溺于安逸；唯断不牵于文法，凡此皆心为权度。吾自有天下以来，未尝暇逸，于诸事务唯恐毫发失当，以负上天付托之意，戴星而朝，夜分而寝，尔所亲见。尔能体而行之，天下之福也。

在见习政务之暇，太子依然还要读书，儒臣常常进讲圣经贤传。可能因为这样“恶补”的缘故，太子的身体在年轻时便很孱弱。

三、太子标不幸病逝

洪武二十四年，秦王有过失，召还京师。又适逢有迁都之议，有人上书，认为宜迁都西安，太祖深以为然。于是派太子朱标巡视关中，一则勘察形势，作为迁都的参考；再则考查秦王在西安做了些什么。

金风送爽的八月天气，太子在文武百官恭送之下，出都渡长江，由徐州折而往西，经洛阳入潼关。此行前后历时三个月，十一月回京就病倒了。

在前一年，太子朱标就生过一场不算轻的病。他生的大概是一种因身体虚弱而起的慢性病，可能以关中之行，旅途劳顿，旧疾复发，缠绵病榻到第二年四月不治，谥为“懿文”。

这对明太祖的打击太大了，因为太子孝友仁慈，正是他父亲理想中的仁君——内有仁君，外有强藩，才能造成大明的一座铁桶江山。现在，理想破灭了，为国为家，他不能不对群臣痛哭。

这时便发生了储位的问题，照历来的传统，太子薨逝或被废，另择贤子为储；但明太祖坚持他立嫡立长的原则，因有一个起自田间、博通经史的宿儒——翰林学士刘三吾，建议立懿文太子的儿子允炆为“皇太孙”，太祖依议于九月间下诏，以允炆入居东宫。

懿文太子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女婿，元妃生子名照雄，幼殇。允炆是老二，为吕妃所出；生来仪表有缺陷，头盖骨偏歪，太祖摸着他的头，叹口气说：“半边儿月！”心里就不大高兴。以后发现允炆聪明，书读得很好，太祖才另眼相看。及至立为储君，太祖亲自监督上学，教导政事。太祖为政尚严，而允炆像



他的父亲一样，秉性柔慈，所以每奉裁决，常济以宽大。这位皇太孙颇受臣民爱戴，唯有他的叔叔们是例外。

四、立允炆为皇太孙

太祖诸子，有九子封在东北到西北的边境，依地势自东往西数过来是：辽、宁、燕、谷、代、晋、秦、庆、肃九王，为了备边，九王都在练兵，每年做“军事演习”。太祖对允炆说：“我把御外侮的责任交给诸王，边尘不动，让你做太平天子。”

允炆答道：“敌国入侵，由诸王对付；诸王有异心，谁来对付？”

太祖默然，好久才问了句：“你的意思怎么样呢？”

允炆经过考虑后答道：“以德争取其心，以礼约制其行。如果无效，削他的属地；再无效，改封到别处。这样再不知改悔，就只好举兵讨伐了。”

“对了！”太祖十分欣慰，“没有比你所说办法更好的了。”

于此可见，允炆要裁剪诸王的事权，早在他身居储位时，就因为感受到他那些叔叔们不逊的刺激而有了打算；同时不惜兵戎相见这一个原则，也是得到他祖父的同意的。可惜，说得头头是道，付之实行却嫌操切，此为允炆所犯的第一个错误，且留到后面再谈。

明太祖在位三十一年，闰五月驾崩，皇太孙即位，定明年改元“建文”。遗诏中特别嘱咐：诸王不必至京师奔丧，王国所设的官吏，听朝廷节制。这是太祖为身后打算，诸王来朝，不服幼主，必有人觊觎大位，起而谋逆。接下来诸王兄弟之间，争夺皇位，骨肉相残，为祸不可胜言。但命诸王不必奔丧，还可以找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掩饰；要节制王国的官吏，则用意显然在利用此辈以防范诸王，当然会招致极大的反感。建文帝的第一着棋就犯了大错，而为齐泰和黄子澄所误。

齐、黄二人，是中国历史上一等一的忠臣，但才具实在有问题，充其量只是治世的良臣，绝不能担当“削藩”的重任。齐泰原名齐德，洪武年间，太祖以谨身殿为雷所毁，祷庙谢过，选择九年无过失的臣子陪祀，齐德为其中之一，因而赐名为“泰”。齐泰当兵部左侍郎时，太祖问边将姓名，他历数无遗；又问各地形势，他从袖子里取出一本手册，进奉太祖，其中的记载异常扼要，太祖

大为欣赏。但这是参谋长的本事，不见得能定大计、决大策。

黄子澄是严嵩的同乡先辈，以洪武十八年的会元，被选为东宫伴读；建文帝为皇太孙时，仍侍东宫。一天在东角门跟他谈起诸王难制，黄子澄认为不足为忧，诸王的护卫兵力单薄，倘有叛变，临之以中朝大军，其谁能敌？及至建文即位，以齐泰为兵部尚书，黄子澄兼翰林学士，同参国政——自洪武十三年罢相后，明朝永无名义上的宰相，所以有此“同参国政”四字，就等于宰相之任。

五、建文帝裁剪诸王

这时建文帝就问黄子澄：“先生！你还记得东角门所说的话吗？”

黄子澄肃容答道：“不敢忘！”

于是他与齐泰去密议削藩的步骤。齐泰主张先拿燕王来开刀，黄子澄以为不然，他说周、齐、湘、代、岷诸王，在太祖时就有不法的行为，削之有名。现在应该先问罪周王，这是剪除燕王的手足，因为燕、周一母所生。

事情就这样定局了。正好有人密告周王棣不法，于是派李景隆领兵出发，以“备边”为名，经过开封，突出不意，把周王抓到了京城。

这是建文帝即位那一个月的事，手段未免太辣了些，建文帝便想把他的这位五叔放掉；齐、黄力争，迁延到八月间，终于废周王为庶人，徙置云南，不久又召还，与因为同样的原因被废的齐王榑，一起禁锢在京城。以后被废的还有代王桂，关在大同；岷王楩，徙置漳州；更有个封在荆州的湘王柏，文武全才，好道家之言，自号“紫虚子”，徜徉胜地，流连自适，也被人“告变”，朝廷遣使讯问，湘王怕无以自明而被诛，学他八哥潭王梓牵连在洪武年间胡惟庸谋反案中畏惧自杀的样，“阖宫焚死”！

这一下，燕王自然大为不安。他早就受了“和尚军师”道衍的怂恿，决心谋反。燕王府是元朝故宫，也就是清故宫西面的那部分。招致奇才异能之士，秘密在府内后苑练兵；又造了一座极大的“地下室”，周围筑了很厚的围墙，在里面铸造兵器，并特意养了许多鸭和鹅，一天到晚叽叽呱呱乱叫，好遮没叮叮当当打铁的声音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再不断加以刺激，便只有促使他提早举兵了。



不过，燕王有个顾虑：为了太祖崩逝周年，他派了他的三个儿子高炽、高煦、高燧进京行礼，一谋反则三子必先被杀。所以上书称病，请求遣还三子。这时齐、黄的意见又不同了，齐泰主张把高炽弟兄下在狱里，黄子澄则以为不如放还，使燕王不疑，然后派兵突袭，可以一鼓成擒。齐、黄二人都办不了大事，黄子澄以不能知己亦不能知彼的庸才而好用奇计，误事尤甚；而遇到齐、黄意见不协，建文帝总是听信黄子澄的话，放还燕王之子，便是致命的错误。

六、燕王在北平装疯

庸才而不自知其为庸，而又喜欢有表现的，每每把天下的人看得都不如自己聪明。削藩图燕，在当时朝廷的措施中，形迹已很明显，而犹以为可以瞒住燕王，真所谓掩耳盗铃，愚不可及！黄子澄就是这样一个人。

图燕的措施，开始于洪武三十一年十一月，主要是从政、军两方面来削弱燕王的力量。第一，派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布政使，为该地的最高地方长官；又以谢贵、张信掌北平都指挥使司，负责北平地区的军政，作为对燕王的监视。第二，建文元年三月，派都督宋忠等率兵三万，开屯平、临清、山海关，并调燕王的一部分精锐的护卫协防，作为变相的收兵权。这些剑拔弩张的布置，燕王难道还不明白朝廷的用意？而黄子澄居然以为放还燕王之子，可以“示彼不疑”，岂不可笑？

等他们父子相聚，燕王喜出望外，说是“天赞我矣！”自此再无顾忌，谋反的举措越发积极。但是，燕王实在也很怕朝廷真个遣派大军，包围逮捕，所以在六月间有人上书告密、朝廷下诏责备时，他不能不设法遮掩行迹。

他的方法是装疯，装得很像：在闹市中大呼小叫，语无伦次，随便闯进人家，抢夺酒食，或者就睡在路旁，一睡一整天不醒。张昺和谢贵听说燕王得了疯病，自然要去探问；进了王府，只见他六月天气坐在火炉旁边发抖，不断喊冷。这样的装疯，实在也要些本事，燕王的“忍”，于此可见。

当时王府的长史名叫葛诚，这年正月入京奏事，建文帝密问燕王的情况，葛诚据实以告，建文帝便派他“卧底”，此时悄悄为张、谢二人拆穿了装疯的内幕。报告到京，齐泰决定动手。但两个指挥使司之一的张信，背叛朝廷，将真情告诉了燕王。

于是燕王与道衍密议，秘密调遣护卫指挥张玉和朱能，选取劲卒八百人入府。七月底，朝廷有诏旨到，指名逮捕燕王的官属；而张昺、谢贵则全副披挂，领兵包围王府，如果不把所逮捕的人交出来，便不撤兵。

这时燕王的疯病，忽然好了，说是在东殿等候，亲自交人，召张昺、谢贵入府。等他们一进门，跟随的卫士便被阻断。两人进去一看，燕王拄着枝拐杖坐着，传谕赐宴。

七、靖难军待命讨逆

酒过一巡，燕王突然把桌子一拍，满面病容变成满面怒容：“寻常百姓家，哪怕是贫苦小民，兄弟宗族之间还有情分，患难相扶；我身为天子亲属，朝不保夕，不知道一条命什么时候送掉？你们这些地方官，这样子对待我，天下还有何事不可为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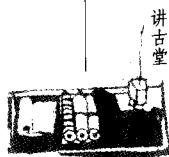
一顿骂完，掷杯为号，埋伏在东殿周围的护卫，在张玉和朱能指挥之下，一拥而出，除了抓住张昺、谢贵，还有长史葛诚以及其他暗通款曲于朝廷的人，牵到殿前，立即斩首。

府内已生巨变，府外还不知道，消息保守得极其严密，加以另一个都指挥使张信输诚燕王，早已取得默契，所以张昺、谢贵入府不出，大家虽有些怀疑，犹在观望等待，人心未乱。

到了夜里，张玉、朱能奉命出动了，一夜之间，占领九门——北平的九座城门，天亮出示安民，但仍有小规模的巷战，有的战死，有的逃走，有的降了燕王，三天工夫，城中大定。

其时都督宋忠，领兵三万屯开平，即今内蒙古多伦，外则备边，内则监视燕京。宋忠接得消息，星夜急驰，但到了居庸关，忽然胆怯，退保怀来。这一下，燕王就可以从容部署了。

燕王誓师以诛齐泰、黄子澄为名，把他的军队称为“靖难”军，废除建文的年号，改称“洪武三十二年”；并且上书朝廷，引用祖训说：“朝无正臣，内有奸恶，则亲王训兵待命，天子密诏诸王，统领镇兵讨平之。臣谨俯伏待命。”按：明祖训法律规定，“凡朝廷新天子正位，诸王遣使奉表称贺，谨守边藩，三年不朝”，只准属下官吏奏事。这是怕嗣君即位，朝局未定，亲王入朝，或有不测之



变，不得不加以限制。但这一来，可能又有奸臣谋反，因而又课亲王以“勤王”的责任。

这个责任行使的条件和程序是“如朝廷循守祖宗成规，委任正臣，内无奸恶”，换句话说，这些正臣已委以保护新天子，如是则不怕亲王有异心，所以“三年之后，亲王仍依次来朝”。倘使“朝无正臣，内有奸恶，则亲王训兵待命”，准备锄奸，但仍不准擅自行动，须“天子密诏，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”。

八、建文帝出师不利

既平之后，即当“收兵入营，王朝天子而还。如王不至，而遣将讨平，其将亦收兵入营；将带数人入朝天子，在京不过五日而还。其功赏续后颁降”。这是明太祖的精心设计，既防亲王，又防奸恶；既防亲王本人，又防亲王所遣之将。顾虑不可谓不周密，但他没有想到，这些规定只能防君子不能防小人；而君子不必防，小人又非一纸宪法所能防。道衍这种倒黑为白的做法，为后世的野心家开了一个恶例，罪不可恕。

这一通书奏抵达京城，满朝震动，建文帝召集御前会议，商议声讨。齐泰提出主张：“明其为贼，敌乃可克！”这是针对燕王假借“靖难”的名义，以堂堂之阵，正正之旗，昭告天下，号召仁人义士共起勤王。想法是不错，无奈没有足智多谋的大将堪以当此戡乱的重任。

那时开国的宿将多已凋零，剩下的只有一个长兴侯耿炳文，年已六十五岁，拜命为大将军，率诸将渡江，分道北进迎敌。出师以前，建文帝告诫将士：“毋使朕有杀叔父名。”这句话说坏了——建文帝不明大义，当此时也，只有忠臣与叛逆之分，纵有不忍之心，只可存之于心，相机办理；公然作此表示，正好为燕王所利用，在以后每当燕师危急时，燕王便站出来成了个“挡箭牌”，建文帝太失策了。

耿炳文出师一个月，战于滹沱河北，大败。建文帝决定易将，这时愚而好自用的黄子澄保荐李景隆堪当重任。建文帝听了他的话，赐斧钺，专征伐，领兵五十万，去代替耿炳文。

李景隆的父亲叫李文忠，是明太祖的外甥，与燕王为姑表兄弟，李景隆算起来与建文帝同辈份，此人根本是个纨绔子弟，所以燕王听说他挂帅，且将兵